



我的会计师父亲

(散文)

陈元龙

儿时，父亲在我的心灵里是高大的、威严的，打心眼里有些怕他。他话不多，每说一句就象钢刀削铁。有一次，我在上学路上捡到五分钱，买了五颗糖，与几个小伙伴分吃了，不料被父亲知道了，他板着脸道：“捡的钱为啥不交给老师？小小年纪就学着坏习惯！”我的心跳得厉害，偷眼瞅他一眼，只见眼镜背后那对眸子，象铜铃般地射出一股寒光，我的心更加怦怦地跳个不停……

学校开了珠算课，那个乘除法嘛，我打起来硬是又笨又慢。

六月的天气格外热。入夜，我在窗前练习珠算，再来摆去总达不到老师规定的快、准要求，急出一身大汗。母亲见状要我去求教父亲。父亲正在阅读一本会计杂志并埋头作着笔记。我有些胆怯，在母亲的催促下我终于鼓起勇气。真怪，父亲态度很和蔼，他手把手地教我，并陪我熬到深夜，最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超儿，学而有恒，事在必成。”打那以后，我的珠算水平长进很快，还得到老师的夸赞，这时，我感到父亲眼镜背后那对眸子深邃而精气，发射出春天般的明媚的光辉。

不知啥时候，我渐渐地爱上了会计这一行，初中毕业后，考入了省财贸学校会计专业，继承父业。

父亲是会计师。这次被批准为县会计系列职称考评委员会成员，并且还是头头，掌握着全县会计人员职称评审大权，我和妈妈都暗暗高兴。

根据我的学历和会计工作年限，我申报了助理会计师。事前，妈妈对父亲叮嘱道：“超儿申报助理会计师条件是够的，你一定要给他评上哟！”

父亲紧锁浓眉，扫视妈妈一眼，严肃地说道：“那是基本条件，还要看他的学识水平和工作业绩！”

妈妈不满地道：“啥子水平、业绩？还不是你掌握！”

父亲忿忿地站起来，走出房门，只听得房门“咣”一声，甩进来一句铿锵有力的话音：“乱弹琴！”

我心头一颤，差点哭出声来，妈妈忙安慰我“别

急，老头子是口硬心软的呀！”

经妈妈这么一说，我回想起父亲教我珠算时那幅和善慈祥的面容，那望子成龙的心情，我又心静神怡了。是的，哪个老子不疼儿呵！

院子里的腊梅花开了，花香沁肺、醉人。我心里暗付着：春天快来了——因为，我的职称开春就要评定了。

开春后，事与愿违，我申报的助理会计师职称被刷下来了，评了个会计员。

我心凉了半截，为此，妈妈同父亲闹了好几天别扭，他始终不吭声。后来，看样子被妈妈逼得无法了，才平静地说出两句话：“水平不够，业绩平淡。”妈妈仍不死心，带着我去走访其他几位评委，要问个究竟，可他们的回答，几乎都是父亲说的那两句话。

我发现：父亲两鬓白发越来越多了，额头的皱纹也越来越深了，可是眼镜背后那对眸子仍然是那样深邃而精神！

唉，我的会计师父亲！

钱的忠告

积蓄的钱——使你珍惜勤俭；

劳动的钱——使你幸福坦然；

援助的钱——使你感到温暖；

奖励的钱——使你奋勇向前；

拾来的钱——使你用之不安；

送礼的钱——使你加倍偿还；

恩赐的钱——使你好吃懒做；

受贿的钱——使你贪得无厌；

索贿的钱——使你洁身污染；

贪污的钱——使你走上犯罪。

(吴禄友 辑)